



棕绷匠人的坚守



法桐树的新绿、晚樱的紫红将卖鱼路点缀得生机盎然。临街的一间小店里，斑驳的老墙面、粗糙的水泥地似乎又把人拉入另外一个冷清寂寥的世界。六十五岁的棕绷匠人陈亦兴正努着嘴巴，用尽力气将两股棕绳紧紧绷在即将完工的棕绷床上，粗糙的双手被棕绳勒得有些变形，但老陈毫不在意，在他看来，将棕绷床做得密实耐用才对得起客户的信赖。

棕绷具有极好的韧性，受力均匀，软硬适度，睡卧舒服，又防潮通气，修理方便，是我国江南地区的传统卧具。

四十多年前，二十出头的陈亦兴离开家乡，只身来到宁波，开始了做棕绷的生计。在此之前，他在家乡天台县跟随老师傅学了一年多的棕绷技艺，又帮师傅干了两年多的活儿，已将这项技艺烂熟于心。

彼时，在宁波做棕绷床的天台师傅挺多，虽然竞争激烈，但大家生意都还不错。陈亦兴凭借良好的手艺逐渐在宁波扎根、娶妻生子。在穿针走线时光中，白发悄悄爬上陈亦兴的双鬓，棕绳磨出的老茧布满他的双手，曾经年轻的小陈变成了老陈。

做棕绷床只需要木头和棕绳两种原料，使用传统的榫卯结构，一枚钉子也不用。像织毛衣一样，将棕绳在搭好的木框架上来回穿梭。一张一米五的棕绷床，要用上大约五公斤的棕绳，所幸棕绳可以在家乡买现成的，这样就省去了不少工夫，但做好一张棕绷，仍需要三四天的时间。每天早晨七点，老陈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，活多的时候，要忙到晚上九十点钟才收工。

做棕绷床不仅是一项技术活，同样也是力气活，若想让棕绷床经久耐用，就得把棕绳绷得紧实。越到最后，棕绳越是难穿，即便是给棕绳抹上菜油，仍要使出浑身气力才能将绳子穿过用大铁钎挑出的空隙，并将其绷紧、穿到木框上打出的洞眼中后扎牢。如果保养得当，一张好的棕绷床可以用上五六十一年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弹性柔软、外观时尚的席梦思进入市场，棕绷逐渐隐退江湖。不少棕绷匠人不做了，原本和陈亦兴开在同一条街上的四五家棕绷店，如今只剩一两家还在坚守。

以前老伴儿也在店里帮忙，如今生计大不如前，一个月最多也就只有十张棕绷订单，老陈一个人就能周转过来，老伴儿回了老家，只剩下老陈和他养的一只猫坚守在店里。

“还有不少人知道棕绷的好处，宁海、象山的订单也有，甚至上海人也会托宁波亲戚到我这里定制，让我也很有成就感。只要身体还能干得动，我就继续干着，现在没有年轻人愿意学这项技艺，或许有一天，大家只能到记忆里去寻找它了。”老陈有些落寞地说。

记者 张培坚 文/摄



框架四个角要用石块压住才好在做棕绷时发力，老陈用的石块是从家乡带来的，已经上了年头。



老陈给棕绳抹上菜油，这样穿的时候才会顺滑一点。



光阴易逝，老陈已和棕绷技艺打了四十余年的交道。